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独揽朝纲

李浩白

著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独揽朝纲

李浩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 独揽朝纲 / 李浩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29-12310-9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1519号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独揽朝纲

SANGUOZHONGJIEZHESIMAZHAO: DULANCHAO GANG

李浩白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伍 志 徐宪江

责任编辑：黄卫平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封面设计：金亮后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61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1 晋公加礼，上下同欲 / 1

王肃捋着须髯，颌首言道：“你祖父先相国司马公在世之时，这桩千秋大业便已然是呼之欲出了。只不过由于他一意谦让，要以西伯姬昌自命而自省，所以才一再延迟了这个进程……现在着手启动此事，本就是大势所催、人心所向，一丝一毫也怠慢不得了！”

02 有病治病，无病防身 / 16

李辅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长气，目光似利钩一般刺进了韦方的瞳眸深处：“难道大将军真的要对付寿春方面有所应变了么？”

韦方并不回避他的逼视：“您难道真的不知道子元大将军逝世前一天诸葛诞和另一个人联袂‘逼驾’的那件事情？”

0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 34

“你以为为娘真是急功近利、贪大图远的狂人吗？”伏太夫人的语气忽然来得沉缓而又凝重，“而今我司马府如日中天，内外无敌，子上都被诸公众卿推为高都郡公、加享九锡了！待到他们名分已定、大势已成之际，为娘和子将向他们周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了！所以，在这个关头为娘必须出手逼迫子上把我们这一房该给的东西都要给到位！”

然后，他右掌伸在空中往下一劈：“罢了，我诸葛家也总不能一辈

子帮他人做嫁衣了。铭儿，为父接下来要好好为我琅琊诸葛家谋划一下了。”

04 流言四起，暗潮涌动 / 48

诸葛诞眼眸深处寒光连闪：“唔……这段时间你暂且控制住吴纲他们，先缓一缓再看。为父倒想和司马昭好好周旋一番，瞧一瞧他到底还有什么‘底牌’打出来……”

05 要职虚置，争名之人无从争起 / 63

钟会只觉双耳内“嗡”地一响：大将军这是在像当年曹操篡汉那样一步一步地专揽收勒朝廷内外大权啊！……自己这时候可千万不能触犯了他这不可告人的忌讳啊！于是，他只得换上一脸的恭顺：“傅大人的这个建议确是极好……”

06 投石问路 / 77

贾充深吸了一口长气，终于还是单刀直入了：“在那张名单里，贾某怎么没看到吴纲这个名字？他是文钦的心腹亲信，知道文钦不少的秘密要情——大将军府点名要提他进京问讯！”

07 先礼后兵，伺机而动 / 96

“事已至此，昭以为可行先礼后兵之策：先行借天子之诏征调诸葛诞离淮入京——此刻若征，他纵然反叛，乃事促而祸浅；倘若拖延不决，他必蓄奸自固，届时则事迟而祸深！”司马昭面无异色，侃然道来。

08 一场兵战在所难免 / 111

王基正欲开口，忽然外面一阵大风卷过，袭进了厅堂之内，将他悬挂在此墙上的几柄剑器吹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

见此情景，魏舒长叹一声：“风自东南而来，吹动刀剑交鸣——看

来，淮南境内这场兵灾战祸是避无可避了！”

09 运筹帷幄，未雨绸缪 / 127

听了司马昭这一席话，钟会、裴秀、羊祜等皆是大为佩服：“原来大将军您数年前就已对寿春之战未雨绸缪了，诸葛诞如今妄图造反，岂非井蛙待毙乎？”

10 挟天子以讨叛臣 / 137

待殿上鼎沸的人声渐渐静下来后，贾充施施然出列举笏奏道：“启奏陛下：昔日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征；烈祖明皇帝（指曹睿）乘舆临戎，逼退庸蜀。此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臣恭请陛下及皇太后宜暂临戎，随大将军同行，使淮南前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征达三十万，以众击寡，以顺击逆，必将无往而不胜！”

11 请君入瓮 / 156

然后，他又转过身向司马懿朗朗吩咐道：“司马将军，你现在可以去截杀文钦、全怍他们了——记住：不要缠斗，避其前锋，击其后尾！把他们往东北角围营的那个‘缺口’处驱赶过去！只要他们被驱进了寿春城内即可收兵而回！”

12 将平叛之战打成仁义之战 / 169

听罢这番禀报，司马昭的心弦不禁暗暗一松，眉头也大大地舒展开来。他暗自想道：看来，自己要依《乐毅论》而实施“仁义之战”，在寿春城中还是有相当坚实的军心和民意基础的。

13 喉舌之臣，言己所不能言 / 185

给钟会扣上一个“独占奇袭之功”的帽子，就是司马昭的指使，就是要刻意在钟会与石苞、州泰等人之间打下相互猜嫌的无形“楔子”，就是要让钟会永远和另外一些老臣宿将处于矛盾纠结之中。贾

充做到了，其代价是牺牲了自己的颜面和尊严。

14 内外交困，难撑大局 / 203

蒋班、全怱兄弟的先后出降，引得寿春城内人心大乱，也沉重地打击了诸葛诞。一夕之间，诸葛诞在内外交困之下骤然变得衰老不堪了。清瘦的脸庞上倏地平添了许多的皱纹，根根白发冒头而出，两眼也看起来浑浊无神，举手投足更是颤颤抖抖、毫无利索了。

15 杀兄之仇与受降之利孰轻孰重？ / 218

文鸯、文虎兄弟二人煞是厉害，硬从诸葛诞手下精兵的重重包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并逾城逃出，直接便卸下盔甲、挂了白旗、自缚双臂，来到魏军大营门前当众跪下，以示求降之意。

得知这一消息，司马昭却没有立刻答允接见。他火速召了石苞、王基、贾充、钟会、裴秀等寥寥数人前来商议此事——到底接不接受文鸯兄弟的自缚求降？

16 征吴大计，择机而行 / 233

所以，他也是在两手准备：如果魏军的元气恢复得快，那么征吴大计就相呼应地加快进度；如果魏军的元气恢复得慢，那么征吴大计就相呼应地缓步实施。

17 代旧立新，大局已定 / 246

司马昭抬起了头，望向那高高的屋顶，语气里透出一缕莫名的感慨：“不错……为什么为夫今天走到这个时局的最高巅峰了，仿佛可以改天换地了，然而却越来越觉得隐然无力了呢？……以德代魏竟变成了为夫一个人的坚守了……”

18 御驾率兵讨权臣 / 261

王沈没奈何，缓了几口粗气，抹下来自己脑门上一把把汗珠，亢

声禀道：“大将军——陛下亲自率了一队人马前来狙袭于您！您可千万小心啊！”

他这一段话恍若凭空落地一个霹雳，在玉荫堂上骤然炸响，震得在场诸人个个变色！

19 弑君摄政，将禅代大业推行到底 / 276

“夫君，不要再这么痛苦了。即使冥冥天命如此戏弄我司马家，我司马家也要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将禅代大业推行到底！妾身相信你一定能用自己济世安民的丰功伟绩全然涤净苍天对我司马家随手抹上的那些污垢的……”

司马昭透过蒙蒙眈眈的泪光注视着妻子那几近完美的面容，一时哽咽得答不出话来，只有用拼命的点头向她致意。

01 晋公加礼，上下同欲



“诏曰：卫将军司马昭清忠高亮、聪哲明允，素有雄才伟略、丰功硕绩，足为大魏栋梁之臣。朕特拜其为辅政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以侍中兼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奏事不名。天下四方宜共知之。”

诸葛诞将朝廷使者送来的这道露布诏书焚香拜接之后，托在掌上细细看了几遍，脸上表情显得阴阴晴晴变幻不定。沉吟良久，才把它递给了李辅，轻咳一声，问道：“李长史，你怎么看？”

“将军是否应该及时向子上大将军呈进庆贺函以表拥戴之意？”李辅目光闪闪地捻须言道，“李某下去便让记室那边拟稿交来。”

“庆贺函肯定是要呈进的嘛！”诸葛诞的脸色愈发沉郁起来，“本将军忧虑的是：子上大将军如今秉权执政，会不会改变先前子元大将军在世时优礼宿臣长老的一些制度呢？俗谚有云：‘一朝天子一朝臣。’他这个新上任的‘无冕之王’，会不会陡然来个推陈出新、改弦易辙呢？”

“诸葛将军何出此言？”李辅被他问得一愣，“子上大将军素来中正仁和，此乃人所共知。他而今又是初秉大政，应该不会与子元将军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刻意区别而标新立异、改弦易辙吧？诸葛将军，您过

虑了。”

诸葛亮“唔”了一声，锁着眉头若有所思。

瞧着他这副神不守舍的情形，李辅也觉得有些奇怪：自从十日前诸葛亮那次奔去许昌探望了故大将军司马师的病情回来后，他的心情似乎就一直不太好。即使朝廷后来加封他为镇东将军、高平侯，他也没露出多少喜色。今天接到了司马昭正式继承司马师之位的诏书后，诸葛亮更是显得沉郁莫名、疑神疑鬼的。但李辅不知道他究竟是何“心病”，也就不知道该向他如何劝起。

诸葛亮背着手在厅堂上踱了两三圈后，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有些失态了，急忙暗一咬牙，稳住了心神，朝李辅嘻嘻笑道：“是啊！本将军真是过虑了——子上大将军怎么会不优待宿臣元老呢？这样吧，等这份庆贺函写好后，李长史您就代本将军亲自送往洛阳大将军府。您和子上大将军也是熟识多年的宿交了，您可以从侧面帮本将军探一探子上大将军对我淮南一域将来的方略部署。本将军也好未雨绸缪、提早准备。”

“诺。李某自当遵命而为。”李辅应了一声。

诸葛亮蓦地一抬头，双眸精光逼人地看着他：“您一定要记得把他针对我淮南上下情形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地带回来！”

李辅见他交代得如此郑重，便连忙敛起神色肃然点头：“请诸葛亮将军放心——李某一定会妥为应对的。”

待李辅退下之后，诸葛亮才坐回席位之上，眼底深埋着的忧色这时才掩不住地溢了出来——那日他和司马伷赶去向身患沉疴的司马师“逼宫”，要求司马师尽快给司马伷加官晋爵以明确他身为“司马府第三把手”的名分和地位。不料，司马师当时却将自己的病重情形巧妙地掩饰起来，硬装成大病渐愈、一切安好的模样，毫不妥协地把自己和司马伷硬挡了回来！自己和司马伷那时实在摸不清司马师病情的虚实底细，不好和他当场强行“摊牌”，迫于无奈，只得悻悻而退。然而，在第二天晚上司马师把大将军之位当众传给赶来的司马昭后就病发身

亡了。那么，自己和司马佃先前在许昌“逼宫”之事迟早都会传进司马昭的耳朵里。司马昭得知这一切后会对自己有何看法呢？他会不会疑忌自己？他会不会提防自己？他会不会暗算自己？……越想下去，诸葛诞就越是忧心忡忡。

“父亲大人还是在为那日和子将前去许昌之事而担忧吗？”诸葛诞的长子、合肥校尉诸葛铭挥退了屋内所有闲杂人等，走近向诸葛诞深切问道。他的堂弟诸葛川也一起过来神色紧张地盯着诸葛诞，因为那天就是他带人护送诸葛诞去的许昌。

诸葛诞把身子往榻背上一靠，沉沉一叹，无声地点了点头。

“孩儿这几天也想了许多——但事已至此，我诸葛府只得挺然直面！依孩儿多日来之所料，日后司马昭向父亲大人您所采取的对策，不过有三：一是抛下昔日彼此之间的嫌隙，切实顾及父亲大人您的感受和反应，妥善优待我诸葛一族，此乃双方共赢之上策；二是默认父亲大人您在淮南经营日久而卓犖自立的特权，放予您便宜从事之节钺，这是中策；三是司马昭妄图独揽大权、独掌内外，起意夺取父亲大人您在淮南的势力根基而为他所独有，这便是下策。我诸葛府应当‘力争其上、确保其中、避免其下’，随机应变而多方备之，以免届时周章失措！”

“你说得不错。”诸葛诞听得眼中一亮，甚为嘉许地向诸葛铭瞥了一下，沉吟道，“不过，为父虽是忧虑，却并不周章。司马昭真要起意出手，他应该也不会只是针对为父一人而已。前面不是还有伏太夫人和子将在替我诸葛府挡着吗？要看他先如何向子将出手，我等才能‘顺势而应之’！”

诸葛铭眉角笑意一展，不禁暗暗佩服父亲大人的老谋深算：“父亲大人布局周密、进退有据，孩儿拜服。”

诸葛诞舒缓了神情，瞧了瞧侍立在旁的诸葛川，便唤他上前听令：“川儿，从今天起，你就开始接管李长史所辖的一部分对内细作事务。”

诸葛铭一听，脸色顿变：“父亲大人——您不用对李长史他如此……”

“铭儿，你应该知道，李长史他虽然对为父十分忠心，但他对司马

府却更为忠心！”诸葛诞阴阴说道，“我们要提防万一之变，先行一步，把司马府渗透到我淮南一域的所有势力都要及时监控起来！”

诸葛铭心头一震，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诺。侄儿遵命就是。”诸葛川躬身而答。

“还有，你下去调拨几个你最亲信最得力的细作，立即潜入洛阳，打探一下朝廷内外的风声。最好能够把耳目伸进大将军府里……”

“什么？窥探大将军府？伯父大人，您……您……”

“噤声！噤声！”诸葛铭慌忙上来捂住了诸葛川的嘴巴，“你想找死啊！”

诸葛川“呜呜呜”地乱叫着，把眼睛直盯着诸葛诞。

诸葛诞的脸色冷得像一块铁板：“知己知彼，方能有备无患嘛！不摸清大将军府的底细，我诸葛府怎能做到‘随机应变而万无一失’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要把这件事做好……”

诸葛川额角的冷汗一颗颗滴将下来：“也罢！侄儿为伯父大人您就豁出去啦！但私窥大将军府之动静，一旦被查获，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以你们才要尽量做得更高明更周密一些嘛！”诸葛诞的声音忽然低沉得如同崖穴石隙里吹出来的飒飒阴风，“永远不要让他们察觉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黑缎一般光滑亮润的长发从司马炎双肩处似流水一样垂泻而下，一直披垂到了他的腰际，更衬托出他那一派玉树临风、飘逸出尘的高华卓然之气。

王肃笑盈盈地看着他，伸手推了一盆核桃在他面前，十分慈祥地说道：“炎孙儿，你今夜怎么不和攸孙儿他一起过来外公这里？”

司马炎双眸宝光莹然，直看得人心生倾慕之意：“桃符他在府宅中为伯父大人坐斋服丧……平日里都是不出府门一步的……”

侍坐在王肃身畔的刘寔微微动容，感叹道：“攸公子恪守尽孝至诚之道，实乃太学院诸生之楷模。刘某返回太学院后必当广为宣扬。”

王肃拉了司马炎近前来，伸出掌来摩挲着他的脸庞，煞是爱怜地

说道：“炎孙儿，你此番去灵山坞堡铲除了卅丘甸等逆党回来，倒似瘦了不少！没办法——这些苦头你得吃啊！当年你伯父、你父亲都是这样一步一步锻炼出来的……”

“外公，孙儿并不觉得吃些苦有什么不好，相反倒是感到对自己的增才进德确是大有裨益！”

刘寔闻言，又向王肃啧啧叹道：“炎公子天资英睿又能够吃苦耐劳，日后必是‘大器夙成’！——王大夫，您尽可开怀而无忧了。”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王肃笑得合不拢嘴，“我的炎孙儿如此聪慧，老夫自然是高兴得连梦里都会笑醒了！”

司马炎眸光一敛，微一思忖：这刘寔是王肃手下最亲信的僚属，而且又是管辂大夫门下最得意的弟子，自己有些话语也是可以当着他的面好好谈一谈的。于是，他一边谦谢过，一边躬身向王肃行礼言道：“外公、刘先生，炎儿今夜前来，是想与你们商议一下为父亲大人晋爵加礼以定位分之事的。”

他这话一出，室内骤然一静。王肃脸上立时现出了浓浓的讶异之色：“炎孙儿……这是炎孙儿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暗中有谁在点拨你？”

“外公——子为父谋、子为父思，乃是天性使然，何必又待外人而启发之？”司马炎唇角的淡淡笑意纯净得像一脉清泉，仿佛纤尘不染。

王肃惊叹一声，手抚须髯，转头瞧向了刘寔：“刘君以为如何？”

“炎公子顺天应人为父而谋，王大夫您不可凉了他这一片纯孝之心哪！”刘寔含笑答了过来。

王肃身形一正，刚欲与他俩细说，忽有仆人来禀：“启禀老爷：中书省首席侍郎钟会大人前来拜访。”

听了这禀报，王肃心念一动，沉吟着抬眼看向了司马炎和刘寔。

司马炎连忙起身，伸手一引刘寔，道：“孙儿便与刘先生暂且回避一下，如何？”

王肃点了点头，伸手指向了南墙那边的书架背后：“你俩先去那里坐着旁听，看一看这个钟士季来我面前究竟有何话说。”

司马炎和刘寔应声去那书架背后坐定，悄悄藏在灯影里，不出一

点儿声响。

只见房门开处，衣袂翩翩、锦饰灿灿的钟会潇然而入，径向王肃长揖一礼：“王大夫，晚辈这厢有礼了。”

王肃满脸堆笑，上前牵了他在自己身边坐下，侧头而问：“钟郎君深夜造访，有何赐教？”

钟会也不直说，似窈窕女子般拈一方丝巾轻轻擦了擦自己的脸颊，把那一块鹅蛋脸擦得雪白玉净的。然后，他才莞尔笑道：“今天这么晚还来打扰王大夫，晚辈是想当面请教您指点一下‘关窍’。”

“哦？钟郎君有何问题？”

“晚辈近来服侍大将军，见他极爱吟诵太祖武皇帝的《短歌行》，还叫裴秀派人去刻了一块紫檀木座右铭方牌摆在他书案之上……”

“座右铭方牌？大将军总不成把整篇《短歌行》都镌刻在了它上边吧？”

“大将军只在那方牌上镌刻了十六个鎏金篆字——‘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王肃脸上微微变色：“你……你……你倒是对这些细节很着意啊！”

钟会双眸一暗，在席位上伏了下来：“晚辈只怕是有些太迟钝了……居然不能体会大将军的钧意，险些误了大将军的大事！所以，情急之下，才不得不跑到王大夫您这里请求指示……”

王肃隐隐明白了他此番来意，却佯装糊涂不明，道：“老……老夫哪有什么指示给钟郎君你？钟郎君天生颖悟、无所不通……又何用老夫指示？”

钟会咳嗽一声，凑近他的面前，满脸肃重地注视着他：“如今大将军上承先相国大人和忠武公¹之遗志，下启平吴靖蜀、底定四海之伟业，不得不于朝堂之上加重威仪以统摄万机！愚意以为，可以请王大夫您出面牵头推戴大将军晋郡公之爵、升相国之位、加九锡之礼，借此宣示天下而安定人心！”

听罢这话，王肃惊得瞠目结舌：“钟郎君，大将军乃是何等温良谦

1 司马师死后谥号为“忠武公”。

恭的高世君子，我等岂敢贸然推戴于他？”

钟会瞥了他一眼：看你王子雍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我已从何曾之处探听到了你曾向他暗示为司马昭晋公加礼的言行，你又能在我的面前端得了多久？于是，他只得开口发言点向了要害之处：“王大夫，大将军素怀自谦恭顺之心，自然是高风亮节，令人感佩。可我们却不能因大将军之恭顺谦让而不为他晋公加礼啊！他接不接受，此乃他之素志；我等若不及时推戴，必将令后世之人讥笑我等无知无识啊！”

王肃听他句句来得切直有力，知道自己再不必在他面前游移试探了，便捋了几捋颌下的尺余须髯，微笑而言：“钟郎君你年纪轻轻，竟有这等尽忠报主的虔敬之心！老夫若再拂了你的美意，反倒有些见外了！——不过，依老夫之见，既是要为大将军晋公加礼，就还要有劳‘知阴知阳、知幽知明’的刘寔君一起来好好参详一番！”

钟会闻言，暗暗蹙了蹙眉头，心道：刘寔算哪根葱？一个区区的太学院博士而已！纵然有些虚名，也还是个庶族士子！凭什么让他来参详这为司马昭“晋公加礼”的大事？！一念及此，他脸上就带出了几分不悦之色：“王大夫，刘寔乃是一介寒儒，何足共议大事？你我二人议定即可……”

王肃笑得软中有硬：“刘寔虽然出身寒微，但他实是管辂大夫生前最得意的高徒，钟郎君不可轻看了。”

钟会眼珠一转：“可惜刘寔君只怕现在早已卧床休息了……”

王肃一抚垂髯，向南墙书架那边目光一瞥，徐徐道出：“不瞒钟郎君——刘寔方才正与老夫商议为大将军晋公加礼之事，恰逢你也来鄙府造访了……”

他话音未落，那座高高的书架背后，刘寔应声缓步而出，向钟会遥揖一礼：“刘某见过钟大人。”

钟会脸色僵硬了一下，眸中冷光一闪，却是朝他劈面就问：“刘……刘先生，王肃大夫赞誉你深得管辂大夫生前易学之心法，会斗胆请问：不知你可懂得管大夫的易学本源，究竟‘师’从何来？管大夫可是‘丈人’，你知否？”

刘寔知道他这是在考试自己，略一凝思，双眉一扬，迎视着他：“‘师’者，上顶于天则为‘蒙’，下及于地则为‘临’——君已‘蒙’而求我‘临’，正是‘师’之所由来也！钟大人以为然否？”

钟会听罢，脸上一阵泛红，竟是无言以答。王肃在一旁更是听得暗暗叫绝：钟会刚才在话语中抛出一个“师”卦来，以其卦辞内“丈人吉”三字暗讽刘寔自居为“丈人”而名不符实。刘寔也是马上给一个回击：以“师”卦最顶上的上六之阴爻一变而为阳，转化为“蒙”卦，取其卦辞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章句暗讥钟会实乃“童蒙”而不自知。然后，他又以“师”卦最底下的初六之爻由阴而变阳，转化为“临”卦，取其初九爻辞中“咸临，贞吉”之章句暗示自己的易数之学高人一筹，足可居高临下指导于人！这一连串巧妙的变爻换卦，展现了刘寔深厚异常的易学功底，不由得钟会不对他刮目相看。

钟会心底虽然暗暗认可，表面上却佯装若无其事，呵呵一笑，一边看向王肃，一边岔开了话题：“那么，王大夫您与刘先生可曾参详出什么‘妙论’了吗？”

刘寔看出钟会仍对自己傲态可掬，就随口讲道：“当年文武群臣向太祖武皇帝劝进的乃是魏公之爵。今日我等为大将军劝进的公爵之位，难道还是先前推戴给先相国大人和忠武公的‘安平郡公’？”

王肃干咳了一声，瞟了一眼钟会：“钟君之意如何？”

钟会暗暗一怔：他也没料到刘寔一开口便是旧调重弹！依刘寔这等的深通易学，应该不会如此肤浅啊！莫非他此刻是有意在自己面前藏拙？看来，这个刘寔知进知退、知雌知雄，倒确是一个颇不简单的角色！念至此处，钟会也不做虚仪谦让，侃然而道：“‘安平郡公’之爵岂足以表彰大将军满门的赫赫功德也？《春秋谶》曾言：‘代汉者当涂高。’当年周宣大夫曾经解析为‘当涂高者，魏也。魏，阙名，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然而，以钟某之意度之，魏朝虽是三分天下得其二，然则蜀未平而吴未定，尚不足以堪称代汉而立、一统六合。恐怕‘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言的应验实现，应当另有命世英杰而承之。”

刘寔双眉微扬，侧脸向王肃欣然言道：“钟大人深究天人之际而通

达古今之变，所言确为万世之定论也！‘代汉者当涂高’讖言的应验承当之士，委实不是太祖武皇帝、高祖文皇帝！”

王肃佯装掩耳不听：“你等说得愈发放肆了！如此狂悖之言，将置‘精忠报国’的大将军于何地？”

钟会其实早已厌烦了王肃的故作超脱和扭捏作态，但亦只得强忍着继续劝道：“天命攸归、大势所趋，推之而不能去，强求而不可得，恐怕王大夫您要劝说大将军以顺天应人为本而不可妄守区区之小节。”

王肃皱着眉头沉吟了很久，才仿佛勉为其难地说道：“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为大将军晋公加礼？”

钟会把眼色丢向了刘寔，心道：这个时候就要看你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麼“仙药”了！果然，只见刘寔拱袖正容讲道：“我等可以推戴大将军为‘高都郡公’，拥享七百里方圆之封邑，则应验‘代汉者当涂高’之讖言也！‘高都’者，倒读而为‘都高’也，与‘涂高’二字语音极其相近。大将军一旦接受高都公之爵位，则必能成就‘上承汉统、下受魏基、比隆周室’之不朽伟业！”

这一下，素以博学洽闻而自负的钟会也不得不在刘寔如此精深的易理经纬之学造诣前佩服不已。单是挑选这“高都”二字，便不知是刘寔私下里把全国各州郡的地图反复翻查了多少遍才最后淘出来的！他脱口朗声赞道：“好！好！好！刘先生不愧是深得管辂大夫真传心诀的易学高士，一语道破了天机！我等就推戴子上大将军晋高都郡公、升相国之位、加九锡之礼！”

他正说之际，忽听得南墙书架后边传出“啪啦”一声轻响，不禁把犀利的目光往那里一投：“什……什么声音？！”

王肃自然知道是司马炎的动作不小心而引出了声响，便急忙拿起话头转移开了钟会的注意力：“呃！老夫这书房里想是又窜进了什麼鼠虫吧？……这样吧，高柔、郑冲、王祥、郑袤、王观等宿旧元老的说服工作，由老夫去办。钟郎君，你就去游说各大州郡的牧守将领如何？”

钟会闻言，略略迟疑了一下：前去游说各大州郡的牧守将领，恐怕自己年轻资浅，不易取得成效——但自己可以和五兵尚书傅嘏沟通